



西学

源流

甘 阳 刘小枫 主编

历史讲稿

[瑞士] 雅各布·布克哈特 著 刘北成 刘研 译



西学 源流

历史讲稿

[瑞士] 雅各布·布克哈特 著 刘北成 刘研 译

西学源流

总序：重新阅读西方

甘 阳 刘小枫

上世纪初，中国学人曾提出中国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说法，但他们当时似乎没有想过，西方史何尝不是层累地造成的？究其原因，当时的中国人之所以提出这一“层累说”，其实是认为中国史多是迷信、神话、错误，同时又道听途说以为西方史体现了科学、理性、真理。用顾颉刚的话说，由于胡适博士“带了西洋的史学方法回来”，使他们那一代学人顿悟中国的古书多是“伪书”，而中国的古史也就是用“伪书”伪造出来的“伪史”。当时的人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胡博士等带回来的所谓西洋史学是否同样可能是由“西洋伪书”伪造成的“西洋伪史”？

不太夸张地说，近百年来中国人之阅读西方，有一种病态心理，因为这种阅读方式首先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则当成了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留学”号称是要到西方去寻找真理来批判中国的错误。以这种病夫心态和病夫头脑去看西方，首先造就的是中国的病态知识分子，其次形成的是中国的种种病态言论和病态学术，其特点是一方面不断把西方学术浅薄化、工具化、万金油化，而另一方面则又不断把中国文明简单化、歪曲化、妖魔化。这种病态阅读西方的习性，方是现代中国种种问题的真正病灶之一。

新世纪的新一代中国学人需要摆脱这种病态心理，开始重新阅读西方。所谓“重新”，不是要到西方再去收罗什么新的偏

方秘方,而是要端正心态,首先确立自我,以一个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去阅读西方。健康阅读西方的方式首先是按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健康阅读者知道,西方如有什么药方秘诀,首先医治的是西方本身的病,例如柏拉图哲学要治的是古希腊民主的病,奥古斯丁神学要治的是古罗马公民的病,而马基雅维里史学要治的是基督教的病,罗尔斯的正义论要治的是英美功利主义的病,尼采、海德格尔要治的是欧洲形而上学的病,唯有按照这种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方能真正了解西方思想学术所为何事。简言之,健康阅读西方之道不同于以往的病态阅读西方者,在于这种阅读关注的首先是西方本身的问题及其展开,而不是要到西方去找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

健康阅读西方的人因此将根本拒绝泛泛的中西文明比较。健康阅读西方的人更感兴趣的首先是比较西方文明内部的种种差异矛盾冲突,例如西方文明两大源头(希腊与希伯来)的冲突,西方古典思想与西方现代思想的冲突,英国体制与美国体制的差异,美国内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消长,等等。健康阅读者认为,不先梳理西方文明内部的这些差异矛盾冲突,那么,无论是构架二元对立的中西文明比较,还是鼓吹什么“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中西文化调和,都只能是不知所谓。

健康阅读西方的中国人对西方的思想制度首先抱持的是存疑的态度,而对当代西方学院内的种种新潮异说更首先抱持警惕的态度。因为健康阅读西方者有理由怀疑,西方学术现在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流行名词翻新越快,时髦异说更替越频,只能越表明这类学术的泡沫化。健康阅读西方的中国人尤其对西方学院内虚张声势的所谓“反西方中心论”抱善意的嘲笑态度,因为健康阅读者知道这类论调虽然原始动机善良,但其结果往往只不过是走

向更狭隘的西方中心论,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是也。

希望以健康人的心态和健康人的头脑去重新阅读西方的中国人正在多起来,因此有这套“西学源流”丛书。这套丛书的选题大体比较偏重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西方学界对西方经典著作和经典作家的细读诠释,二是西方学界对西方文明史上某些重要问题之历史演变的辨析梳理,三是所谓“学科史”方面的研究,即对当代各种学科形成过程及其问题的考察和反思。这套丛书没有一本会提供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因为这些作者关注讨论的是西方本身的问题。但我们以为,中国学人之研究西方,需要避免急功近利、浅尝辄止的心态,那种急于用简便方式把西方思想制度“移植”到中国来的做法,都是注定不成功的。事实上西方的种种流行观念例如民主自由等等本身都是歧义丛生的概念。新一代中国学人应该力求首先进入西方本身的脉络去阅读西方,深入考察西方内部的种种辩论以及各种相互矛盾的观念和主张,方能知其利弊得失所在,形成自己权衡取舍的广阔视野。

二十年前,我们曾为三联书店主编“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两种,当时我们的工作曾得到诸多学术前辈的鼎力支持。如今这些前辈学者大多都已仙逝,令人不胜感慨。学术的生长端赖于传承和积累,我们少年时即曾深受朱生豪、罗念生等翻译作品的滋润,青年时代又曾有幸得遇我国西学研究前辈洪谦、宗白华、熊伟、贺麟、王玖兴、杨一之、王太庆等师长,谆谆教导,终生难忘。正是这些前辈学人使我们明白,以健康的心态和健康的头脑去阅读西方,是中国思想和中国学术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我们愿以这套“西学源流”丛书纪念这些师长,以表我们的感激之情,同时亦愿这套丛书与中国新一代的健康阅读者同步成长!

2006年元旦

中译者说明

本书是雅各布·布克哈特于 1865—1885 年间在巴塞尔大学教授历史课程时的讲稿，最初的德文本由埃米尔·迪尔（Emil Dür）整理，以《历史段章》（*Historische Fragmente*）为题出版。中文翻译依据的是自由出版社（Liberty Fund）于 1999 年出版的、哈里·琼（Harry Zohn）的英译本《论历史与历史学家》（*Judgments on History and Historians*）。为标明此书的讲稿性质，中译本决定采用与德文本相近的书名——《历史讲稿》。

本书英译本注释极少，为方便中文读者，中译者补充了大量注释，除非特别标明，所有注释都由中译者负责。

英译本序言

xvii

读者需加提防。这是一部深刻的反主流文化之作，且明目张胆、惹是生非。它针对着我们时代贯穿整个政治领域的公理：平等主义的大众民主尽善尽美；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及其消费主义、物质主义风气优越无比；以及如慈父般照看所有人的福利国家好处多多。雅各布·布克哈特（1818—1879）还有力挑战了那个在他的时代已经广为传布，今天更为人们所固执的观念，即过去四百年来的历史，其实质是进步和启蒙的挺进。

在这本由他于 1865—1885 年间在巴塞尔大学为授课所作的笔记和手稿片断集合而成的书中，布克哈特与自伏尔泰^{〔1〕}以来的众多历史学家和评论家相论战，因为他们都执意以 18 和 19 世纪兴起的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为标准评判过去。布克哈特固然在许多问题上不赞同他先前的导师，利奥波德·冯·兰克^{〔2〕}，但

〔1〕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的《风俗论》和《路易十四时代》对于阅读布克哈特的这本讲稿极具参考价值。

〔2〕 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德国历史学家，现代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父。

他与兰克一样认为，“上帝面前，一切世代皆平等。”某个时代可能物质财富或知识和艺术造诣上低于别的时代，但并不因此就任在其精神洞见的能力或尊严上低人一等。每个时代都有其自身的内在意义，都对人类累积的知识和艺术财富有其贡献要作。历史学家的任务决不是依据其对现代的贡献来评判一切，而要以欣赏的目光去打量过去的每个角落，去发现人类创造过程背后那令人惊叹与着实神秘之处。

由于采取这一立场，与同侪及许多后辈相对照，布克哈特脱颖而出。他所揭示的不亚于是一种历史编撰的心理学。历史学家应该观察、思索和体味人类经验壮观到不可思议的丰富性。他应处处找寻人类的伟大与创举，甚至在那些似乎与他疏异和远离的时代。他的精神应该是探寻、好奇和同情的。但凡他允许自己对过去做出道德评判，这些评判就不应基于当前时代的真理，而应基于更为普遍的价值。因此，我们能以其对无辜妇孺的丑恶屠杀来评判帖木儿^{〔3〕}，但以其权威主义来评判查理曼^{〔4〕}就毫无道理。除此之外，历史学家还应处处搜寻那些超越政治和经济的、无价的人类精神成就——那些伟大的艺术作品和美文力作，那些勇敢、高贵和恢弘的业绩——它们令文明史增光，令后人鼓舞。

尽管严禁评判过去，布克哈特却毫不犹豫地评判当前，鉴于它所有的骄矜自负。像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5〕}一样，他对平等主义大众民主的来临深感忧虑，他认为这将导致粗俗的不断

〔3〕 帖木儿（Tamerlane, 1336—1405），土耳其化的蒙古人，中亚征服者。

〔4〕 查理曼（Charlemagne, 742—814），法兰克国王，欧洲征服者，800年接受教皇加冕，成为“统治罗马的皇帝”。

〔5〕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著有《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等。

加深，文化和政治的单一化和败坏，最终是煽动家的专制。大众民主文化带有的主要问题是它把平等奉为全部生活的主导原则。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回事，这个观念布克哈特也没觉得有问题，但主张所有人都平等，更糟糕的是提出所有信念、观点、生活方式都价值相等，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布克哈特相信这个荒谬推论将导致文化的毁灭和野蛮的复归。

布克哈特同样严厉对待 19 和 20 世纪的另一尊偶像，即作为“进步”之实质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普及。17 世纪某个时候，许多人开始相信生活的主要目标是发财致富，活得尽可能舒服和物质上安逸。这个信念，连带着资本主义的成长、工业化，以及为在经济上掠夺地球资源而不断增多的技术发明，已经造成了一种燥热贪婪，物质主义，在精神和美感上邈远的文化。这头不知餍足的比希莫斯^[6]给人性、文化和环境造成的损害令布克哈特震惊。在 19 世纪晚期，他很好奇，如果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科学的共同作用提前开始三四个世纪，地球会遭受什么。而今遗留下来的将是什么？他有此一问。

正当自由主义者们到处庆祝贵族制的衰落，且俾斯麦在帝国议会支持下忙于组建第一个福利国家之际，布克哈特注意到一个核心事实：自 16 世纪以来国家权力的无情增长。新的父权国家，尽管粉饰以仁慈，却有潜力去不受限制地行使权力，施行专制。随着大众民主、平等主义和工业化的推进削弱了诸如教会和贵族这样一些国家权力的围栏，在布克哈特看来，国家权力被用来服务于暴政只是个时间问题。

在 21 世纪的门槛，布克哈特的观察依然显得亮堂和深入。

[6] 比希莫斯 (Behemoth)，《圣经·约伯记》40 章 15—24 节提到的巨兽。

刚刚走出法西斯主义和苏联式共产主义的暴政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这一切多多少少曾被布克哈特预见到——许多民族就变得像布克哈特同时代人一样得意忘形。数以百万计的人都把民主、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和技术看作无限的恩赐，容不下任何人对这些力量提出烦心的疑问。然而我们的胜利主义可以多少缓和一下。

xx 平等主义、消费主义和福利国家的结合已经造成了广泛的道德败坏、政治冷淡，以及一种政制对有序自由的要求与其公民满足这些要求的能力之间日益严重的不协调。毫无疑问西方社会正在面对严肃的长期问题。自由的行使要求道德和知识上的美德，它们反对那些由当权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精英所扶持的习惯。对自由来说最基本的美德是自制，而平等主义、好莱坞式的享乐主义和放纵的物质主义，它们背后的主导原则却是这种观念，人们对快乐和财富的嗜欲不能忍受任何限制。

对布克哈特而言，现代性的另一个麻烦方面是现代文明的普罗米修斯式品质，它在 20 世纪变得更具破坏性。早在核武器和生物武器、基因工程以及广泛的环境破坏来临之前，布克哈特就担忧，科学、经济优先和国家对权力的无尽索求将把西方引向何处。在他自己的时代，他厌恶铁路，厌恶破坏了欧洲乡村美景的丑陋工厂，厌恶装备有日益增强的军火库的强权民族——国家之兴起。他把这些看作是处在一个无情进程中的元素，跟平等主义、消费主义和福利国家的联姻一样，对高级文化和善好生活具有破坏性。在 21 世纪的拂晓，我们有更确凿的依据为这一切将如何收场担忧。借助布克哈特对人性阴暗面的了解——这本身是他对历史之悲剧性心领神会的一个成果——我们有理由担心，未来将比乐观主义者所认定的远为麻烦。

尽管他鄙视民主和大部分现代性，但布克哈特在若干基点上是主张自由的哲学家。首先，他热情地相信人类精神，相信它在最严酷的环境中也能上升到卓越的高度。面对历史必然性，没有哪个历史学家比布克哈特更执著地肯定人类自由的分量。长期的趋势和强大的机械力量都起作用，但努力去肯定自己内心见解的孤独天才——就像路德^{〔7〕}或米开朗基罗^{〔8〕}——也起作用。历史充满了曲折的潮流，有时似乎要无限伸展进入未来，却突然转入全新的、始料未及的方向；这些历史的重大意外中有许多是因人类个体的力量而发生。换言之，必然之中有自由。

xxi

其次，布克哈特肯定自由的最高形式是内在的——即保持灵魂和精神充分疏离和独立于当下主导激情和习俗智慧的自由。因此，一个渴望被称为自由的社会，必须维护那些促进知识、艺术和精神自由的制度，诸如独立的财产和经济中心，以及免于国家控制的社会力量。这一观点使布克哈特有别于那些渴求中央集权的社会学家，以及那些异常渴望摧毁一切特权和不平等遗存的自由平等主义者。最后，布克哈特相信一个自由社会需要防范煽动家——“伟人”——他们将以人民的名义增加自己的权力和国家权力，并强迫一致。

布克哈特对在他一生中塑造西方文明的各种力量极其不安，他远非准备抛弃西方遗产或引以为耻。他惊叹西方文明的成就，特别是精神和艺术成就，他相信这些远比物质和技术成就重要。由于深深意识到自己所属世界之多元文化的丰富性，他相信西方文明的继承者们有责任去好好了解自己特有的文化遗产。再好不过的起点乃是古典雅典的文化和遗产，伴随一些整个历史上最崇

〔7〕 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德意志神学家，宗教改革领袖。

〔8〕 米开朗基罗 (Michelangelo Buonarroti, 1475—1564)，意大利雕塑家，画家，建筑家。

高的艺术和文学作品，自由思想在那里第一次绽放。（他指出，若是雅典而非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胜出，对全人类会更好。）布克哈特对那些不关心自己过去的人们有一个称呼：“野蛮人”。他善于批评美国人的财大气粗，但他更严厉地批评他们是因为，他认为他们不相信能从研究历史中收获许多价值。的确，在他看来，美国人骄傲于“新”，即没有历史。

布克哈特在雅典和佛罗伦萨这样的小型城市国家中找到了他理想的政治共同体，自由连同高雅文化（文学、音乐和精美的艺术品）成功程度不同地在这些地方繁荣起来。现代世界则吓坏了布克哈特，它无情地迈向庞大城市，在这些城市里，人类过着紧固在琐碎、粗俗和物质饱足之上的，疏离、孤独和茫然的生活。但他太是一个怀疑论者了，不相信某种政治意识形态或某个能带来新一种复兴的“伟人”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如果今后有一个复兴的话，布克哈特猜测，它将作为人类精神不可预料的结果和少数个人安静的作品而出现。他称这些人为“世俗的修士”，他们无心权力，但珍惜“古老欧洲”的文化特质，其中首要的是对自由与美的热爱。布克哈特肯定人类精神之恢弘，坚持自由本身作为目的之不可侵夺，在西方历史编撰史上，可匹配的声音，为数不多。

艾尔伯托·科尔（Alberto R. Coll）

英译者前言

xxiii

成为该书译者，我深感荣幸。对于这部著作，《神殿入口——世界历史》（*Propyläen-Weltgeschichte*）的编辑，瓦尔特·格尔茨（Walter Goetz）写道：“关于世界历史及其各种动力，很难想象会有一个比它更为深刻的介绍。”

雅各布·布克哈特的《历史段章》（*Historische Fragmente*）由埃米尔·迪尔（Emil Dürr）选自布克哈特 1865—1885 年间在巴塞尔大学为历史课程所作的授课笔记。《段章》作为布克哈特著作集的第 7 卷首次出版于 1929 年，可看作是他《世界历史之思》（*Welt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en*）[英文版题为《暴力与自由》（*Force and Freedom*）]* 的姊妹篇。目前的译本依据的是 1942 年由巴塞尔的 Benno Schwabe 和斯图加特的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所出的版本。校对参照的是 1957 年底由斯图加特的 K. F. Koehler Verlag 所出的没有实质变动的新版本。

布克哈特的著作如此不同凡响、引人入胜，其魅力甚至让人

* 1979 年题为《历史之思》（*Reflections on History*），由 Liberty Fund 出版——Liberty Fund。

妒火中烧，造成这种效果的那些品质——即兴发言的口吻；简洁凝练的文风，时而引经据典，时而通俗口语；偶尔的自相矛盾和含糊不清；突然的跳跃转换——也着实向译者提出了挑战。布克哈特用 19 世纪相当生硬的瑞士德语写作，并且他的语言也似乎表明他个人的取向，表明他对自己所属时代的尖锐批评。在能使英文逻辑清楚、文通句顺的限度内，我试图再现布克哈特文风的某些特殊之处。他的强调和问号，以及其他博学慎思的表现已被完完全全如实保留；少量事实的不准确则被更正。这个版本不但面向专家，也面向爱好历史的一般读者，所以我们决定略去德文版中大多数涉及考订和书目的注释，其中大部分是关于布克哈特各种手稿和异文的专门材料以及后来被布克哈特本人删去的段落。但凡可能，那些被确认为必不可少的德文版脚注都纳入了正文之中，但各种细节以及涉及今天不易得到的各种书籍的参考书目通常省略，以便增加连贯性和可读性。

我很想向菲利普·里夫 (Philip Rieff)、珍妮特·芬尼 (Janet Finnie)、约翰·拉克里夫 (John Rackliffe)、保罗·亚历山大 (Paul Alexander) 和约翰·怀特 (John Wight) 致以谢意，他们关心此书，予我帮助。约翰·怀特还帮我译出了希腊文和拉丁文。好心的凯瑟林·麦卡琪 (Katharine McCagg) 编制了索引。

哈里·琼

目 录

中译者说明	1
英译本序言	1
英译者前言	1

第 1 章 古代

1. 古代史及其范围 2. 研究古代史在精神上不可或缺
3. 文明与野蛮的界线 4. 为什么今天“受过教育的人”不再能够理解古代 5. 埃及的历史意义 6. 最早创建城邦的腓尼基人 7. 迦太基 8. 雅典 9. 罗马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使命
10. 罗马帝国的头两个世纪

第 2 章 中世纪

11. 中世纪 12. 早期基督教 13. 作为一种殉教者宗教的基督教 14. 禁欲苦修及其立场 15. 尼西亚基督教的传播 16. 教会 17. 朱利安皇帝和复辟异教的企图 18. 西欧阿里乌斯派及犹太人 19. 西罗马帝国的崩溃 20. 克洛维一世之功业 21. 创立

宗教的穆罕默德及伊斯兰教 22. 伊斯兰教的专制 23. 伊斯兰教及其影响 24. 8 世纪教皇的两大现实 25. 查理曼 26. 诺曼人 27. 拜占庭帝国及其使命 28. 毁坏圣像之争 29. 十字军 30. 十字军的痛苦与牺牲 31. 对中世纪晚期的评价

第 3 章 1450—1598 年的历史 71

32. 1450—1598 年, 以及 19 世纪对这段历史的看法 33. 中世纪晚期的英格兰 34. 理查德三世 35. 玫瑰战争以及苏格兰 36. 勃艮第 37. 勃艮第的大胆查理 38. 法国和统一观念 39. 路易十一 40. 弗里德里希三世治下的德意志帝国 41. 奥斯曼人 42. 佛罗伦萨共和国 43. 1494 年的战争 44. 教皇的权力 45. 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区 46. 西班牙和葡萄牙 47. 宗教改革的开端: 总论 48. 路德 49. 德意志宗教改革: 它的原因和精神后果 50. 宗教改革: 新教与传统——新教义的不宽容 51. 宗教改革: 所谓精神自由的树立 52. 宗教改革: 大众, 他们的动机和后果——路德 53. 宗教改革: 政权—教产抄没与教义—教会和国家 54. 地方教会的起源 55. 1526 年之后的宗教改革: 势不可挡的恺撒教皇主义 56. 宗教改革的到来: 宗教改革和艺术的命运 57. 天主教会的状况: 宗教改革的直接影响 58. 茨温利的后期 59. 查理五世和弗朗索瓦一世 60. 查理五世 61. 亨利八世 62. 古斯塔夫·瓦萨 63. 选民的团契 64. 加尔文 65. 法国的新教 66. 1555 年左右的德意志文化 67. 卡蒙斯的《卢济塔尼亚人》 68. 反宗教改革 69. 圣伊格纳修·罗耀拉 70. 耶稣会 71. 耶稣会与教皇 72. 第三次特伦特宗教会议 (1562—1563) 73. 反宗教改革的诸位教皇 74. 德意志反宗教改革 75. 1562 年的法国 76. 圣巴托罗缪节之夜过

后 77. 作为一种权宜之计的谋杀	78. 法国宫廷的特殊性格
79. 亨利四世的改宗	80. 荷兰
81. 玛丽·斯图亚特	82. 英格兰的伊丽莎白
83. 伊丽莎白时代	

第4章 17和18世纪史 178

84. 17和18世纪史(1598—1763)之导论	85. 16和17世纪的性格
86. 亨利四世治下的胡格诺派	87. 高马勒斯派和阿米尼乌斯派
88. 三十年战争之前欧洲的列强和社会	89. 17世纪的意大利
90. 黎塞留	91. 三十年战争前德国的形势
92. 瑞典人在德国	93. 瓦伦斯坦的结局
94. 大选侯	95. 第一次革命之前的英格兰
96. 英格兰王室及其工作	97. 克伦威尔
98. 投石党和法国贵族	99. 投石党和巴黎高等法院
100. 马扎然	101. 1650年左右的生活风尚和艺术
102. 查理十世·古斯塔夫治下的瑞典	103. 无限王权的时代
104. 路易十四	105. 路易十四作为教会首脑
106. 法国的整齐划一精神和胡格诺派	107. 西班牙继承战争之前的路易十四
108. 第二次英国革命	109. 英格兰对军国主义的防范
110. 17世纪的各种特征	111. 俄国
112. 乔治一世之后的英格兰	113. 弗里德里西大王

第5章 革命时代 245

114. 革命时代历史之导论	115. 自上而下改革的时期
116. 北方的绝对主义	117. 北美革命战争
118. 英格兰	119. 诸小国
120. 耶稣会的瓦解	121. 1789年之前的思想环境
122. 18世纪德国和法国的思想发展	123. 卢梭和他的乌托邦
124. 大革命前法国的政治形势	125. 法国大革命的命运
126. 米拉波	127. 神职人员
128. 立法议会和俱乐部	129. 1792